

这是读书人心灵超度之舟，是学者思想攀援之梯，是烛照人生之光……

镜像

学人

My

Enjo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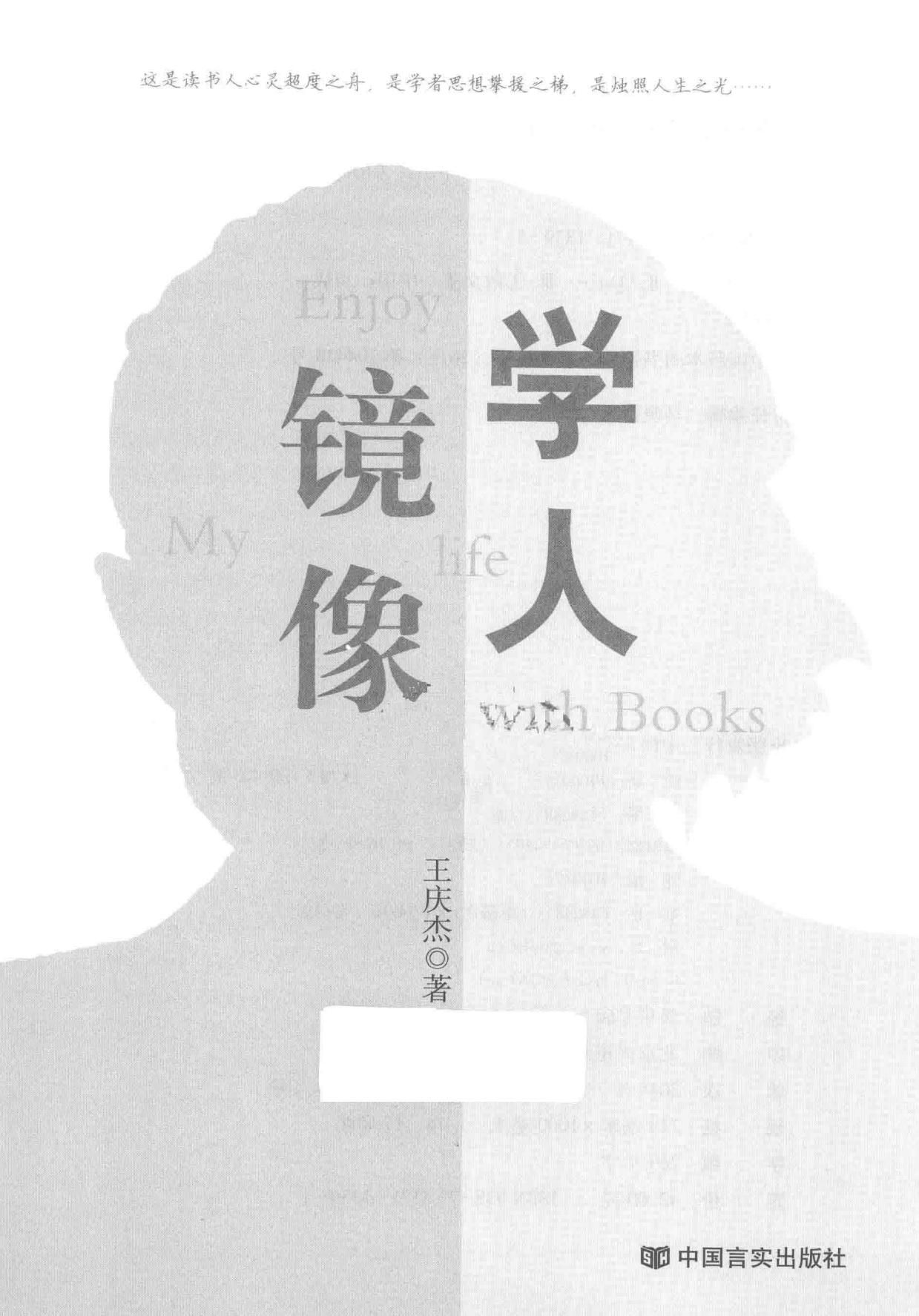
life

with Books

王庆杰◎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这是读书人心灵超度之舟，是学者思想攀援之梯，是烛照人生之光……



Enjoy
My
Life
with Books

镜像 学人

王庆杰◎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人镜像 / 王庆杰著. --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171-1359-1

I. ①学…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04428 号

责任编辑: 马晓冉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17 印张

字 数 269 千字

定 价 42.00 元 ISBN 978-7-5171-1359-1

自序

我有时爱傻傻地想，要是有朝一日腰缠万贯，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到书店过足购书瘾，把自己过去想买而舍不得买的书全都购置到自己的床头，在我看来，那是人间最美的乐事。我在高校教书，最美慕的工作岗位就是在图书馆工作，想想天天和书打交道，每天都在一架架书前“行行重行行”，那真是幸福无比，窃以为，那简直就是上班，是到了幸福的乐园，是人生最大的享受，可是每次与图书馆的老师闲谈，听到多是抱怨，没时间读啊，工作单调乏味啊，我总是怀疑他们说得不是真话，是为避免别人妒忌故意这样说的，我疑惑不解，人和书在一起，还有烦恼吗？我真的闹不明白。看来，我对书的占有欲是多么强烈。但我知道，读书人名穷，写文章人命舛。我也一直有一个密不告人的“恶行”，大学时曾把从别人处借阅自己喜欢的一本书谎称丢了而占为己有；也曾把爷爷生前读的书默默地带到省城自己的家中，含着泪放到自己的书架上，有时夜深人静的时候，怯怯摩挲着那发黄的书卷，就想起爷爷在世时坐在门前晒着太阳悠闲读书的情景，分明能感觉到这些黄卷上还依然带着老人家读书的体温。爷爷，我常常泪流满面地呆坐在那儿一言不语。时光悠悠，爷爷作古已经好多年了。我痴痴地想，人们所言的所谓的天堂，那一定是有书的地方，没有了书，天堂还有什么意思！大学读书时，我也曾厚着脸皮，三番五次地向大学老师讨要他出版的专著，读着自己熟悉而又崇拜的老师写的书我感到特别亲切，特别来感觉。记得有一次，我从学校的一家小书店里购得一本《文学与色彩》，作者是新闻系的张婷婷老师，该书由我们中文系鲁枢元教授做的序中得知婷婷老师是著名作家张一弓老师的爱女，我崇拜得不得了。一天，经一位新闻系同学的指认，楼梯口那位正向前走着个子高挑的女老师就是张婷婷老师，我尾随在后，她发现了我，“你干什么？”我嗫嚅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过分的紧张，我始终没有

看清张老师的容颜，直骂自己窝囊。我也一直有一个藏在心底的美好愿望，何时能有一间自己的书房，满屋书香，坐拥书城，听外面草虫吟唱，“留得残荷听雨声”，那是一种多么美好惬意的意境。人到中年，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读书空间，满架图书，一张书桌，一把古色的老藤椅，躲避掉了尘世的喧嚣，心无挂碍地坐在那儿，随心所欲地拍拍打打、摩挲品赏每一本书，记录下我读每一本书的感想，心中就升腾起飘飘欲仙的感觉。我最不能释怀的是想着自己拥有的好书，将来流落何处？有一次，我把这想法说给我崇拜的学者型作家韩石山先生，韩先生购书大方，藏书丰盈，谁知他淡然地回答：“没想过！”我猜想韩先生话里的潜台词是“书是让活人读的，人死了还用得着考虑，还有必要考虑这些不关己事的事吗？”韩先生的话一下子让我释然。人生苦短，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活着的时候多少好书没有时间拜读，人走了，多少好书再也无缘相见，书的诱惑力实在太太大了。

一日，偶读《一代儒宗——钱穆传》，钱先生遵照曾国藩倡导的读书必须通读全书的方法，戒除自己随意翻阅的坏毛病，读完一书，再读他书。这对我震撼很大，从此我开始认真阅读每一本书，没有精读三千本书的人是无知虚妄之人，是“腹中空”“根底浅”的人。我开始了精读，精读才能让心灵精致，精读才能让生活精彩，精读才能让生命精深。可是我发现生而为人，生命时光并不能随心所欲地为自己所支配，学者李渔为山西王家大院题写的一副楹联“簾簇风敲三径竹，玲珑月照一床书”，这是多么美好而又令人惬意向往的生活图景啊。尘世中多少人有福消受这一切啊。一次友人给我善意的提醒，要学会处理人际关系，别只顾在读书写作中自己的享受。我知道自己浸淫书中日久、耽卧写作日长，我就越胆怯那些无聊消磨光阴的应酬，那些道貌岸然而又左右逢源的寒暄。书，让我痴呆；书，让我憨拙。我常被别人嬉笑为一身“书生气”、“性情中人”，我是甘愿做一书生，书生，书生，我本就是为书而生的呀。作家刘震云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我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于我心有戚戚焉”。我对这个世界是越来越恐惧，只有一个人坐在房门紧闭的书房里我才能稍稍解除这种恐惧感，书房是我蜷缩肉身、包藏心灵的蜗牛壳儿。我厌恶那些糟蹋书、轻薄书之人，在我看来，这些都是人间的撒旦，都是人世间活得最没有价值的人。收在这本书里的文字，都是我阅读的“副产品”，保留下，印成书册，别无他求，只是为自己的阅读生命留下痕迹，只是让我们的生活多一点温暖的亮色。我一直有一个想

法,要是自己有一个印刷厂该多好,把自己涂抹的文字都印成精美的册子,摆满长长的书架,晚年的時候,我一个人抚摸着这些散溢着岁月沧桑气息的文字,我咧着掉光了牙齿的嘴嘿嘿地笑着。我知道,这些都是天方夜譚、痴心妄想,但是有了这些想法,我的心就不空,对这个世界的恐惧也就会大大减轻,因为想像也是安慰人生温暖的炉火呀。

作者

2014年3月8日于郑州龙子湖畔

目 录

CONTENTS

- 汪曾祺:清正醇厚的中国文化滋味 1
杨绛:边缘化的思考界域 7
路遥:应该这样保持对文学的虔诚 11
刘震云:表达即风景 16
余华:失望中的忧思 22
何频:向来一瓣香犹在 28
焦国标:博士更有颗平民心 31
二月河:砂礓般文字遍地开 36
孙方友:民间叙事的精神隐喻 40
陈涌泉:浅而不薄的追求 47
鱼禾:暧昧的唯美 52
李乃庆:气场、气脉与气象 57
八月天:月光的模糊与隐匿 70
孙瑜:我不卿卿,谁敢卿卿 76
麦启:神秘气场的逃匿与消解 84
墨棣:一杯黄土掩风流 88
乔小乔:温柔纤细的唯美银针 93
王婕:迷茫下的剥离、游离与迷离 98
王开凡:赤诚热爱结慧果 103
赵俊杰:个人生命史与民族历史的辉煌激荡 107

- 高金光：“浅草”还须没马蹄 113
牛文丽：审美写作的当下意义 118
傅爱毛：走进人性的深渊 124
江 媛：让生活在诗中瘦身 129
汪湜：自白下面的精神救赎 134
杜禅：当代知识分子的“时局图” 139
刘再复：西风欧雨中的学术嬗变 142
耿占春：思考在梦幻里 147
谢有顺：常识后面的历史真相 153
何向阳：笔力重、才情盛、思想寡 158
李建军：吹皱中国文坛的一池春水 162
孙郁：苍茫的生命底色 167
葛红兵：学术丛中的“青麻头” 173
钱钟书：文化昆仑上的雪莲 177
张中行：人至晚景文臻精 182
鲁枢元：沉醉于学术的岔道口儿 185
陈平原：平原地貌的学术景观 196
刘小枫：开启神学研究的另一扇窗 199
单正平：平坦中的崎岖思考 202
余世存：体制外的思想坚守 205
敬文东：化识为智的诗性学者 209
艾云：用文字滋养心灵的葱茏 213
刘海燕：柔韧的批评锐度 217
谢泳：淡定的学术淘金人 220
李彦华：让红学充满民间气息 224
沉毅：才子共歌哭 文人同命运 227
奚同发：庆杰的才气 229
刘宏志：《红楼梦》研究与中国生活反思 231
沉毅：庆杰先生赋 234
李彦华：红学中的“一畦春韭绿” 237

墨白:生命情感的证词	239
尚伟民:文化批评的银针	241
王辰迪:年年岁岁一床书	243
李晓娟:醉卧红楼	245
王庆杰:我一直在追求的语言风格	246
王庆杰:工具书品赏	251
后 记	257

汪曾祺：清正醇厚的中国文化滋味

大学期间，我就喜欢汪曾祺的散文，买了一本《汪曾祺文集·文论卷》，后来又陆续购置了《汪曾祺散文选集》《旅食与文化》《汪曾祺自述》三本书。多年后，一位朋友送给我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汪曾祺散文集：《人间有戏》《人间滋味》《人间草木》，再购置孙郁先生的《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放置书房，经常翻阅，温暖心怀，沁人心脾，滋润身心，这些书是我诸多藏书中的珍品。目前，汪曾祺散文研究还存在很多问题：最突出的表现是还停留在历史的维度上，论者多从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文革中参与样板戏剧创作等多个历史维度点来探寻汪氏散文形成的文化历史脉络，忽视了从逻辑学层面也即文化心理学的横向层面进行深入的探讨。

汪曾祺散文骨子里追求写作与生活的统一。写作是生活的一部分，是对生活最真诚的坚守，也是对生活滋味最深入的咀嚼。生活是生命最本真的生存状态，散文是生活状态最真实的呈现。汪氏散文没有文人腔，而是充满生活气息。那些忆旧、饮食、花草树木文字，都是生活的表述，而不是艺术腔调的表述。汪氏散文不讲究艺术化的审美雕琢，也不遵从文艺写作美学的规律，而只是按照生活的真切感受，调动生活积累，把自己的认识体察感悟全都自然而然地写出来。汪曾祺是一位生活的热爱者，而不是生活的拷问者。他谈到语言，用揉面设譬，颇为生动传神：“使用语言，譬如揉面。面要揉到了，才软熟，劲道，有劲儿。”艺术创作不是如我们惯常所言的“深入生活”之后的提炼加工，而是要“尊重生活”，把写作与生活如水和面般揉成一体化的面团。这种生活是审美化的生活，远离生活中的邪恶、丑陋，追求宁静的写作心境，追求纯净的唯美境界。长期以来，我们解读沈从文、汪曾祺、孙犁、周作人等人的散文，总爱概括统称为“闲适散文”，总爱从明清小品文追踪索源。其实，在“闲适”的文字后面，流露



着作家不同的写作心态。明清小品文闲适的后面，是作家枯寂孤独的心灵折射。沈从文的闲适是作家追求人格心理的逍遙。孙犁散文的闲适是游离于现实生活的孤愤，而汪曾祺散文的闲适是对人们生活观的校正，是对所谓革命生活的抗拒。汪曾祺先生在晚年的各种文章中表达了他对俗世生活的认识，“向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掘进和开拓”，“一个人，总应该用自己的工作，使这个世界更美好一些，给这个世界增加一点好东西。在任何逆境之中也不能丧失对于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不能丧失对于生活的爱。”“我想把生活中美好的东西、真实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别人，使人们的心得到滋润，从而提高对生活的信念。”“我不从生活中感到快乐，就不能在我的作品中注入内在的快乐。写旧生活，也得有新思想。可以写混乱的生活，但作者的思想不能混乱。”汪氏散文，在生活的审美与写作的唯美里获得了一种闲适的逃离，心灵的归隐，他为自己构建了一个怡然自得的心灵小屋。汪氏散文的文化价值不是体现在他有多么高深的思想，而是体现在那种对我们习焉不察的世俗生活温暖美好的描绘。当代学者孙郁先生称汪曾祺为“革命时代的士大夫”，认为他的写作“更好地处理了文学个人化问题。当人们还在讨论人道主义与异化的问题时，他无声地回答了诸多难题。”“汉语的个体感觉在他那里精妙地呈现着”，“简直是我们躯体的一部分。”汪曾祺散文通过对草木、饮食的描绘，匡正了当代中国写作的生活异化问题，呈现了一幅幅世俗生活美好的画卷，提醒世人把眼光从那些貌似神圣高贵实则浮华虚浅的生活场景中逃离出来，在“豆汁、豆腐、马铃薯、萝卜、韭菜花、蚕豆”的世俗滋味里感受中国文化最美好最实在最本色的内在韵味。“中国的许多菜品，所用原料本不起眼，但经过一番‘讲究’，变成了人间至味。”这些世俗的话题，经汪曾祺点石成金的描绘，遂变成了艺术珍品。作家每一行文字，没有说教之气，在平和的叙述中，流淌着对凡俗生活无比的热爱之情。固然，作家的审美视角很狭窄，写作的切口很小，但是却能化俗为美、化俗为道、化俗为情。汪氏散文淡去了外在环境的色彩，充满个人性情趣味的精神色彩非常浓厚。审美情调清正醇厚，没有个人的怨气、名士气、颓废气，明朗清畅，生活的诗意与写作的诗情完全自然地揉和交融在了一起。

汪曾祺散文追求自然生态与写作心态的统一。写作从文化学看其实也就是一个精神生态的培育。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就在于作家自觉地把文化生态与自然生态结合在一起，形成了“道法自然”的文化传统。“风骚”并重的中

国文化表达,也是在尊重自然生态的宏阔背景下进行着文化生态的建构。人生活在充满勃勃生机的自然生态环境中,中国文化生态也是处处充满自然生态的生命气息。汪氏散文有很大一部分是“人间草木”系列,作者在“紫薇、腊梅花、天山行色、葡萄月令”等山川风物有滋有味的描述中,揭示了“寻常细微之物常常是大千世界的缩影,无限往往收藏于有限之中。”自然在汪氏笔下,成为他“仰观吐曜、俯察含章”的载体,成为个体审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生态的破坏,肇始于写作心态的破坏。乖戾、峻急的文风源自于焦躁、枯燥的心灵,冲和、淡雅的心境才能使作家笔下的文字“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文丽而不淫”。汪氏一篇《葡萄月令》在当代散文评论家范培松先生看来“是够格的散文家”。这篇观察细致入微的散文,把自然生态与写作审美心态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一月,下大雪。

雪静静地下着。果园一片白。听不到一点声音。

葡萄睡在铺着白雪的窖里。

二月里刮春风。

立春后,要刮四十八天“摆条风”。风摆动树的枝条,树醒了。忙忙地把汁液送到全身。树枝软了。树绿了。

雪化了,土地是黑的。

黑色的土地里,长出了茵陈蒿。碧绿。

葡萄出窖。

这些书写生命成长的文字,处处表现着作家对生活的无比热爱。文字洁净纯美,是自然生态与审美心态结晶出的生命成长图。白描的文字后面,显示着物性与人性的融合之美。这篇文章写在作家被劳改期间,但是,我们看不到作家愤愤不平的冲天怨气,倒是呈现至真至纯的不言大美,呈现一种天地任逍遥的唯美之境。写作,对于汪曾祺是一种精神去污的过程,就如冲污涤垢的干净水流,为人生寻找到一块安身立命的净土,为生活营造一个可以放置真性情的文化场景。写作,对于汪曾祺也是一种自我陶醉自我逃离的过程,为自我生存寻找充足的精神缘由,为自我心境与社会现实环境划出一道鸿沟。读汪曾祺的文字,感觉不是虚张声势写出来的,不是装模作样装出来的,不是拿腔捏调喊出来的,而是从洁白的内心流淌出来的,是从驳杂、芜杂的生活中提纯出来的。当代散文写作,达不到汪氏散文的水平和境界,关键在于很多作家的写作心态出



了问题,没有了体悟自然的能力和兴趣,很多散文作家的自然生态观不是真实的当下的自然生态,而是过滤提炼后的人文自然生态,是思想意识中的自然生态,是中国文化中唐诗宋词山水游记散文中的自然生态,是僵化模式化概念化的自然生态,而汪曾祺笔下的自然却是个体生命与自然生命的灵魂结合体,他是在用心、用情融入到大自然:

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尖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

凡花大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蒂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是:“碰鼻子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

汪曾祺把写作当成生活的一部分,上述文字似乎随意写来,但是通篇透着率真,透着化道于心的从容洒脱,通过栀子花的香味,来表达自我坚守的品格。打通自然生态与社会人生形态,在尽情的书写中,揭示了物性与人性内在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不依附于任何集团的任性文人、真文人,写作中都有一股天马行空的写作自信,一股写作的倔劲儿。他在西南联大上学是为了“寻找潇洒”,写作也是“基本上能做到我行我素”,“淡泊,是人品,也是文品。”汪曾祺散文写作,不是惯常的摹写自然,而是从自然中汲取着建构健康明朗写作生态的丰富营养,自然山川草木、瓜果蔬菜,人间美好的饮食滋味,都是作家培育写作生态的重要元素,是捍卫自己写作禀性的重要武器。人生尘埃落定,剩下的都是淡泊。当很多作家把自然由写作的主角位移为写作的背景时,汪氏散文依然津津有味地论吃、赏花、谈景,这是绝大多数人的正常生活,是小民的生活,是接地气的生活。美在自然,美在粗茶淡饭的咀嚼中,美在随遇而安,美在对自然风物的陶醉中,美在身心和谐的大美中,美在从喧嚣回归宁静的路途中,美在如费孝通先生所言的“美美与共,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澄明之境中。汪曾祺先生在一篇自述性的文字里这样袒露心声:“我没有荒谬感、失落感、孤独感。我不反对荒谬感、失落感、孤独感,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样的社会,不具备产生这样多的感的条件。如果为了赢得读者,故意去表现本来没有、或者有也不多的荒谬感、失落感和孤独感,我以为不仅是不负责任,而且是不道德的。文学,应该使人获

得生活的信心。”

在汪氏笔下，自然生态，处处都让人获得生活的信心，处处都是可圈可点的美好景色。煤块里长出的芋头，“在寂寞的羁旅中看到这几片绿叶，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喜欢。”秦老九把豆子撒到石头底下，“过了一阵，过了谷雨，立夏了，秦老九到田头去干活，路过这块石头，他的眼睛瞪得像铃铛：石头升高了！他趴下来看看！豆子发了芽，一群豆芽把石头顶了起来。‘咦！’刹那之间，秦老九成了一个哲学家。”汪氏散文疏疏朗朗的几笔勾画，像一幅水墨画，活灵活现，很有风味韵致。当代像汪曾祺这样诗书画汇聚一身的作家少之又少，导致作家审美趣味单一，审美鉴赏力低下，文化生态的贫瘠导致写作生态的恶化。写作，凭借的是健康硬朗的写作心态。文人颓废，是心态的颓废阴暗。当今，山水游记散文的衰落，根子上就在于作家心态与自然生态的疏离，自然欣赏趣味水平的降低。汪氏散文遂成为中国散文空谷绝响的珍本与孤本。

汪曾祺散文还追求文本与人本的统一。汪氏散文中有一大部分是怀人议事的散文，这些珍贵的文本是我们了解历史人物的丰富史料，也是汪氏散文中最有历史文化含量的一部分。这些尘封发酵已久的人事，经过汪曾祺先生妙笔皴染，更加鲜活生动。沈从文、金岳霖、朱自清、闻一多、老舍、赵树理等已经作古的文化巨擘们，“复活”在作家那传神的细节描绘中。写人散文最容易滑入由人到神拔高升华的美誉层面。文本飘渺虚浮，人物就显得虚假巧滑。人本立而文本生。立足于人本就是要照实写人物，照实写人物，人物才会血肉丰满，真实可信。记人散文不是记“神”散文，而是要“贴着人物写”。汪氏笔下的人物，作家摆脱社会历史语境对人物“神化”、“意识形态化”的定势怪圈儿，而是立足于人本。人本就是尊重人性的一切善恶美丑，尊重人物自身性情的真实流露，一切都从“人”的视角而不是从“人物”的视角复原出人的真实。在社会化的“人物”后面寻找“人”最本真的品格，尊重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更尊重作家自身独特的印象。如在《赵树理同志二三事》一文中，开篇基调就温馨感人：

赵树理同志身高而瘦。面长鼻直，额头很高。眉细而弯，眼狭长，与人相对，特别是倾听别人说话时，眼角常若含笑。听到什么有趣的事，也会咕咕地笑出声来。有时他自己想到什么有趣的事，也会咕咕地笑起来。赵树理是一个非常富于幽默感的人。他的幽默是农民式的幽默，聪明，精细而含蓄，不是存心逗乐，也不带尖刻伤人的芒刺，温和而有善意。



小说家的笔法，却逼真细微生动。汪氏散文是四不像的散文，却是最有中国文化韵味的散文。中国文化的审美情趣就在神似与形似之间。文本逃逸出了写作形成的套路，打上了深刻的汪氏散文独特的烙印，处处透着温暖的审美意趣，照射出温暖的亮色，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亮色。臧否人物，温和典雅，庄重而又亲切。文本于内心，人本于真诚。文本与人本，珠联璧合，是汪氏散文成功的秘诀。很多记人散文写作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太“摆架势”，雕琢成分过浓，“人”就离开了生活的根基，成了作家手中牵线的木偶，成了画家可以任意涂抹的画布，成了当代人可以修改加工的艺术照，人物就会失真变形。学者孙郁这样评价汪曾祺的记人散文：“仿佛觉得他是个远离恩怨的讲述者，把烟火气滤掉，把痛感钝化掉，一切都归于平淡了。可是那平淡之后是无疆之爱，就那么缓缓地流着。”人活天地间，所谓的记人散文，不仅是我们学习的对象，而且是我们借着回忆的炉火温暖自己心灵的过程。汪氏散文是研究当今中国散文文化生态最可信赖最可依赖的文本，对汪氏散文的研究刚刚开始，对散文写作的启示值得我们后人一说再说。

杨绛：边缘化的思考界域

书店里猛然看见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杨绛文集》时，我在惊喜中马上购置到家。暑期无聊，我开始了认真细致地阅读杨先生的文学。杨绛是中国当代文化界一位可敬可爱的老太太，是文化丛林里一棵不可多得的“老人参”。

通篇读来，久违的浓郁书卷气扑面而来，温和的文字里告诉我们怎样才是精神的贵族，何谓高洁的文化生活，什么是书生情怀，老太太骨子里的精神洁癖与其夫君钱钟书先生何其相似乃尔，高山仰止，云水襟怀，情感真纯，赤子情怀，晶莹透亮的文字里，没有抱怨，没有愤怒，没有鞭挞，慈悲之心，人世沧桑娓娓道来。

良好的文化修养修炼出了不愠不怒不悲不叹的生命淡泊，在这个浮躁喧嚣的时代，老太太的文字是一缕清新的风，是让我们稍安勿躁的镇静剂。当前中国文化环境的粗俗境况，更加突显出杨绛先生文字质地的珍贵与可爱。杨绛先生的文字引领我们走出粗俗，拒绝庸俗，摆脱媚俗，在自足的文化环境中避开世俗污垢的熏染。粗俗使我们的心灵粗鄙、情感粗糙、精神矮化、思想萎缩。粗俗还表现在我们对历史不负责任地调侃戏说中的麻木冷酷，一切都被解构成无关痛痒、举重若轻、嘻嘻哈哈的佐料。杨绛先生的文字，让我们看到了文化粗粝磨蚀掉了多少思想与情感的棱角。一些人在无知中张牙舞爪，虚张声势；一些人在无赖中盲目否定，目空一切；一些人在无聊中插科打诨，嬉笑怒骂。

杨绛，这位期颐老人，浮华散尽，没有乡愿，只有一颗朴素坦诚的心灵，一点点地咀嚼着人间的陈年往事；没有伪饰，只有对人间烟火无比的眷恋与热爱。在杨先生晚年《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的文字中，更是人情练达，世事洞明，悲欢离合，恩怨情仇都化成了生命灿烂的风景，都成了生命历程中路旁花花草草

草的点缀。

但愿我能变成一块石头，屹立山头，守望着那个小点。我自己问自己：山上的石头，是不是一个个女人变成的“望夫石”？我实在不想动了，但愿变成一块石头，守望着我已经看不见的小船。

我们已经好久没有读到这样温暖心怀的文字，就如我们粗糙的情感已经对人间细微的生命细节缺乏感同身受的体悟，似乎对一切都司空见惯，熟视无睹，似乎一切真诚私密的情感我们都失去了丈量的兴趣，甚至，对杨绛先生笔下那些淡泊名利、远离热闹、陶醉于文字、痴迷于思想、躲避喧嚣的生命追求，我们健忘得近乎陌生，只是作为生活的异类来装点我们的生活。

在文化界，似乎杨绛先生永远走不出钱钟书先生的影子，只是一朵钱先生这座文化昆仑上绽放的美丽雪莲。通读老太太的文字，我们发现这些偏见是我们仰望昆仑产生的雪盲症，他们都是对峙而立的文化山峰，他们作为中国一代知识分子代表已经越来越消失于我们有限的阅读视野，他们的文本已经成为稀缺宝贵的文化资源，文化背景、时代风云已经破坏了这些文本生长的气候和土壤。

一九七九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淡淡的笔触，言有尽而意无穷。炽热的情感，化成了笔下几行清淡如水的文字。万千忧思，简化成了历史隧道中几个平淡无奇的时间点。杨绛先生的怀人散文，都是在平平淡淡的叙述里，挤干了那些浓墨重彩的渲染，用单一的白色还原记忆中人物的真实。

杨荫榆是我的三姑母，我称“三伯伯”。我不大愿意回忆他，因为她很不喜欢我，我也很不喜欢他。……她好像忘了自己是女人，对恋爱和结婚全不在念。她跳出家庭，就一心投身社会，指望有所作为。她留学美国，做了女师大的校长，大约也自信能有所作为。可是她多年在国外埋头苦读，没看见国内的革命潮流；她不能理解当前的时势，她也没看清自己所处的地位。如今她已作古人；提及她而骂她的人还不少，记得她而知道她的人已不多了。

对作为亲人的历史人物评价，老太太也是客观的笔调，冷静平静地款款道来，没有感情化的辩护，没有私人化的渲染，杨绛散文平平常常中去掉了火气，